

尚志學會叢書

大孔雀經藥又名錄輿地考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烈維著
馮承鈞譯

尙志學
會叢書

大孔雀經藥又名錄輿地考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叙言

研究一國之文化，應旁考與其國歷史有關係諸民族之事跡，緣歷史種族皆不免有文化之互相灌輸也。印度爲佛教之發源地，與中國之關係甚切，彼治佛學及印度史地者，不能不旁求史料於我國釋藏之中，則釋藏之重要亦可知矣。整理對勘，我國人責無旁貸。乃今日歐洲日本學界以科學方法治佛學者紛紛，而國人應之者寥寥，洵可恥也。比年以來，予從事於我國史部外國史料之鳩集，舉凡載籍之舊文，西儒之新撰，視力之所能，皆網羅之，翻譯之，有時旁涉及於素所未習之語言之學，梵天之書。考釋藏諸經論中，列舉地名最多者，莫逾大孔雀明王經，其中地名

亦有別見諸經律者；顧譯名之不一致，不惟異本異名，卽以僧伽婆羅，義淨，不空，金剛三師所譯同本之大孔雀經對勘之，亦見殊異。法國烈維教授曾將此經藥又輿地名錄一分考證之成績發表（原文見亞洲報一九一五年一二一月刊十九頁至二三八頁），所勘者不僅漢文三譯本，且取數梵本及西藏本合勘之，正其誤謬，明其隱約，校其同異；而於印度古地理二百餘地名，亦多考定綦詳。據其研究之結果，吾人所得之教訓有五：

（一）一經之本，不盡相合，諸經可以對勘者，皆有對勘之必要。

（二）諸經之誤，可因對勘而明。如華嚴初譯中之大德窟，譯音爲梯羅浮訶，詳考之，始知爲梯羅咎訶之訛，一例是也。

(三)可以考定古籍之訛，如唐書越底延，即諸書之烏菴，即西域記苑囿之訛譯，一例是也。

(四)可以補史籍之缺，如漕矩吒之原音爲 *Jaguda*，即今之 *Ghazna*，亦即玄應一切經音義中之闍烏茶婆他那之例是也。又如支那一名，舊爲印度雪山以北諸地之稱，後乃爲專稱中國之號，亦發前人所未發。

(五)對勘之結果，可以知昔人譯音之方法不苟，不僅一音有一定對用之字，且兼顧下音發聲之聲母。例如 *Ma* 爲『又』之對音；*phu* 爲『部』之對音；『莫』字對 *ma*，但惟用於 *ks, k,* 二聲韻之前，如後一聲母爲 *t, d, s, r, t,* 等，則其對音爲『末』。不似今人之譯名，隨其方音任用譯字者，所可比也。昔人譯音既有

體例，故原文亦易復原。昔日法國白玉連 (Stanislas Julien) 教

授關於此節已有專書，有裨於佛學之研究不少。茲據烈維教授對勘之結果，又可藉以尋求六世紀扶南之僧伽婆羅，七世紀末年中國之義淨，八世紀中間印度之不空，諸師之譯法。不特可知同一時代所譯梵本之原音，且可用以考究吾國音聲之沿革。

此種對勘成績，初讀之極乾燥無味，細審之實可供將來對勘經本者之指南，爰爲譯出，以餉同嗜。此文既爲對勘之作，故予於原有本名，仍用羅馬字體梵名，不再另求對音。蓋有三漢譯本可以對照，而漢譯名又不一致，未便有所取捨，致涉紛歧，且遺佛頭著糞之誚也。至原本所考定之今地，亦多仍原名，不附新譯，讀者取一西文地圖按索之，卽不難知其方位。此種譯業，既屬新創，

故於譯法不能不略爲變通云。

民國十七年四月馮承鈞識

大孔雀經藥又名錄輿地考

敘言

大孔雀經藥又名錄輿地考

一 本文及譯文概說

考大孔雀明王經(Mahā-māyūrī vidyā-rajañī)爲北方佛教所稱『五護』(Pañca-rakṣā)真言之_一，時雖逾千百年，而民衆之篤信如故也。中國自紀元四世紀迄八世紀，此經已經四譯，西藏文亦有譯本，尼泊爾(Nepal)亦鈔錄不絕。近人在中亞西亞最初之發見，曾獲有梵文原本二殘卷，可見其流傳之遠。此經惟有幻術的價值，而絕無文學的趣味。其內容，則以一舊有之呪語爲中心，復以諸呪附益其間。按孔雀之在印度，視爲蛇之勁敵，『大孔雀呪』

自爲滅除蛇毒救護災害之良呪。相傳昔有孔雀王名曰金光 (Suvārṇāvabhāsa) 居於雪山 (Himālaya) 誦呪自護，一時忘誦此呪，與衆多孔雀姝女，從林至林，從山至山，而爲遊戲，爲捕獵怨家所縛，旋誦呪得脫。巴利 (Pali) 藏生經 (Jātaka) 曾利用此事，撰有孔雀生經 (Mora jātaka) 大孔雀生經 (Mahamora jātaka) 一經，並附以無數小說神話。其最簡之編，惟存呪語。其結尾之處，與梵本大孔雀呪大致相符。其孔雀呪卽名曰 paritta，此言擁護是也。註者釋其義爲 rakkhā，亦卽梵文之 rākṣā，意亦爲護。此呪崇信既久，巴利派之佛教乃收入其 Paritā 之中。吾人頗信孔雀呪之發源，可追溯至佛教最古之時。

大孔雀經于此原始中心金光孔雀故事之週圍，增入不少

枝節之事。經首爲苾芻莎底 (Svāthi) 破薪爲蛇所螫之事。阿難陀 (Ānanda) 見彼苦痛，疾往佛所白佛。佛告阿難陀有『摩訶摩瑜利』 (Mahāmāyūrī) [此言大孔雀] 明王大陀羅尼 (dharāṇī) [此言呪] 有大威力，能滅諸毒。佛說此呪之後，歷數諸種神道不能惱害持此呪者。所說諸神，名稱之衆，實爲佛教神團之大動員，尤以民衆所信神團爲衆。佛所說者，有七佛世尊，四大天王 (Mahārāja)，矩吠羅 (Kuvera) 長子珊逝耶 (Naravahana)，各地護持佛法之諸大藥叉 (Yakṣa)，十八藥叉大將 (Mahāyakṣasenāpati)，薛室羅末拏天王 (Vaiśravaṇa) 并諸法弟 (dharmahrātri)。復次說菩薩處胎時初生時及生已守護之鬼女，有十二大畢舍遮女 (mahāpiśāci)，八大女鬼，七大女鬼，五大女鬼，八大羅刹女 (mahārākṣaī)，十大羅刹女，十

二大羅刹女，十二天母 (mātrī)，復有一大畢舍支女 (mahāpīśācī) 鬻 (Elkajātā) 是大羅刹 (Rākṣasa Rāvāna) 婦，居大海岸，復有七十七大羅刹女 (mahārākṣasī)。次又說一百零八龍王 (nāgarāja)，過去七佛，慈氏菩薩 (Maitreya)，大梵天王 (Brahmā Sahāpati)，帝釋天王 (Sakra) 三十九河王 (nadirājñī)，五十八山王 (Parvatārāja) 二十八星神 (nakṣatra)，分爲四方，方各七宿 (graha)。復有六十七仙人 (ṛṣi)，十三大毒藥 (mahāpra jāpati)。佛說此大孔雀明王真言無能違越者，常得遠離一切不善之事，獲大吉祥云云。阿難陀聞佛說已，往以大孔雀明王法爲莎底救護，遂苦毒散消，此經之內容，大致如此。

此經梵本原文，業經阿登布 (Serge d'Oldenbour) 君刊載於俄

國帝立考古學會東方部記錄 (Zapiski Vostochnago otdyeleniya imp. Ruusk. Arkheol. Obshchestva, t. XI, 1897-1898, Petersburg, 1899, p. 218.) 之中，附於其帛脫羅維司基 (Petrovski) 君所輯梵文疏勒文鈔本殘卷一文之後。此種殘卷，業經阿登布君識爲大孔雀經，故以梵本大孔雀經附焉。此本爲印度部 (India Office) 所藏鈔本（此後省稱爲阿本），此外阿登布君並鑒定波衛 (Bower) 氏之鈔本，其中有數頁，亦爲大孔雀經文。渡邊 (Watanabe) (譯者按似爲渡邊海旭) 君曾在英國東方學會報撰有與波衛鈔本部份相對之一漢文經文 (A Chinese text corresponding to part of the Bower manuscript, J. R. A. S., 1907, p. 261.) 一文，並聲明擬將全文從事對勘。余現從事研究者，僅其中關於諸地『護法藥又名錄』而已。

此部份經文，實有研究之必要。考梵文撰述之中，地名之豐富，無逾此名錄者。欲求其分量相等之撰述，惟埃及之希臘天文學者脫烈美 (Ptolemée) 之輿地表始足當之。此名錄流傳至今，尚保存完好。惟鈔手之粗疏無識，幾將其中本名變改。賴有漢文及西藏本對勘，可以追溯此錄原本至紀元七八世紀，且可遠溯至六世紀時。吾人行將決定此名錄爲想像的或真實的，傳說的或實證的。夫梵文文學作品，往往運行於理想世界之中，而足使吾人味其僅有之實際。此名錄雖尚保存完好，但其中不乏偶見即逝之名。此種現象，各地有之，而印度尤甚。緣印度就政治及哲學方面言，可稱之爲『瞬息』之地，遇有天然或歷史事變之發生，如川流之遷徙，或人意之轉移，足使一小聚落變爲著名之都城，抑或

使一古都變爲人跡所不能至之曠野。茲惟舉其過去之一二例，即可概及其餘。王舍城 (Rājagṛha) 昔爲頻毘娑羅 (Pīmbisāra) 之王都，而佛跡最多之處，乃今日埋沒於山谷深林之下。又如距今不遠之毘闍耶城 (Vijayanagara)，葡萄牙人曾經羨其壯麗，今已變爲猛獸棲伏之所，他可知矣。

藥又名錄，漢文古譯本中無之。漢古譯本中有二譯本，爲東晉 (二一七至四一〇) 譯本，高麗藏佚譯人名，明藏作帛尸黎蜜多羅 (Po Srimitra) 譯。其人爲西域人國王之子，捨位出家，於三〇七至三二二年間至中國，三一七至三二二年間譯有三本，釋藏中尙存帛譯二本。茲二本實爲一本，特其一本譯文較長耳。高麗藏皆名佛說大金色孔雀王呪經。元藏明藏一名佛說大孔雀王

呪經，一名「佛說大孔雀王雜神呪經」。鳩摩羅什(Kumārajīva)譯經甚多，釋藏亦有一孔雀經，據云爲其譯本，其名爲大金色孔雀呪經。其中雜有般若波羅蜜多(Prajñā-pāramitā)呪(dhāraṇī)及別呪。諸呪以外餘文，似節錄帛譯第二本之文，恐非鳩譯。則此三本實一本之節譯耳。

大孔雀經全文之翻譯，在五一六年，譯人爲扶南三藏法師僧伽婆羅(Saṅghabhadra)。至中國後，於五〇六至五二〇年間翻譯經文。其孔雀經漢名爲佛說孔雀王呪經。其譯文多從實錄。譯筆既劣，間有錯誤〔後省稱羅本〕。至七〇五年，工綴典詞之義淨，又譯佛說大孔雀王呪經〔後省稱淨本〕。淨本雖自稱譯其全文，散文詩頌，皆依原本，第藥叉之名，有音綴甚長，而不能合中文之

五言頌句者，其譯本之本名，遂不免有省譯意譯之事。其後密宗大師不空 (Amoghavajra) 亦有新譯本，名佛母大孔雀明王經〔後省稱空本〕。此本與其謂譯原文，無寧謂校正淨本。當時不空必有一種或數種梵本爲根據，且其學問甚博，則其譯本，洵可重也。據至元法寶勘同總錄（一一八五至一二八七年撰）元藏中尙有不空撰之唐梵相對孔雀經，現已佚而不傳。又日本僧人靈雲 (Ri-un) 曾於一六八六年，對勘空本淨本，而撰佛母大孔雀明王經異同。此本已爲日本釋藏（應指明治本）所錄。其藥又名錄見第二十五册函第六册第八十六頁。

西藏文譯本，現存於北京刊甘珠爾藏 (Kandjour) 中之 Rgyud 部中。爲 Silendrabodhi, Jñākyaprabha, Sākyaprabha 等及 Ye-ses sde 團

合譯本。其名爲 *Rig shags kya rgyal mo rma bya chen mo gzunā*，乃直譯梵文原名。譯文亦極正確。惟譯本名則依西藏譯例，不譯其音，僅譯其意，自不免有多少臆斷耳。

除前述諸材料外，余曾參考巴黎國立圖書館之梵文鈔本〔後省稱館本〕。此本爲一七四九年本。又參考巴黎亞洲學會 (*Société Asiatique*) 藏鈔本〔後省稱會本〕，此本不詳其年代，應爲近代本。英國所藏『五護』鈔本，劍橋 (*Cambridge*) 有九本，爲十一世紀至十七世紀本。倫敦英國博物院 (*British Museum*) 有三本，一本爲十一世紀本，二本爲十六世紀本。倫敦亞洲學會 有二本，一本爲一七六七年本，一本顏曰較舊 (*oldish*) 本。以上諸本，因時局關係，未能對勘。但漢文本及西藏本爲時較尼泊爾最舊之